通介堂經說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六

徐灝學

禮記三

文王世子

古者謂年齡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灝案古者謂年齡者古音讀年如齡也齒亦齡也者亦謂之齡也武王未悟九齡之語故文王告之如此蓋古無齡字所以武王未喻古本禮記或作聆見釋文皆因古無齡字而以同聲之字代之其後乃緣此事而造齡字从齒令聲不然豈武王不識齡字邪

曲藝皆誓之

曲藝皆誓之灝案誓告也命也（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鄭注誓猶告也周官典命誓于天子鄭注誓猶命也）謂亦學雖曲藝小技能亦必命之使待進舉也鄭注訓誓爲謹殆失之

子其身

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灝案迂曲也（後漢書蔡邕傳不我知者將謂之迂章懷注迂曲也）言殺身且爲之況委曲其身以善其君乎鄭訓迂爲廣大非其義也

世子之記以下至末

灝案此蓋別本異文小戴並錄之耳

禮運

祭器不假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正氣曰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顧案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氣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又曰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於士又曰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是大夫士皆得備造祭器惟無田祿者不設耳

而此乃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大相逕庭殊所未喻疑此與曲禮所謂祭器衣服不假其義各殊彼指有田祿者而言此別有意指所謂言各有當也蓋春秋時世家廟祭多僭禮踰制如魯三家至以雍徹而季氏竟舞八佾於庭其不循禮之事多矣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諸侯祭器有受之天子者而大夫乃僭爲之上文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是也祭器不假蓋謂擅造作宗廟重器不請而爲之非常用之祭器假猶請也呂氏春秋士容篇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高注假猶請也戰國策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即其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瀕案康成以五行之數合成十五以爲三五之義其數偶合而義則未明究竟五行何以與月相關耶今案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七十二日土寄王於四時之末各十八日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然而月有大小建

四時之日數不齊假令皆以九十日爲限則與月不能
相應矣今四時協其序五行順其常和之至也而月之
朒朓弦望由是相得而無失焉故曰和而后月生也三
五謂十五日一朔望耳

禮器

物曲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
也灝案物曲謂物事也下文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
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訓察
一曲者高注一曲一事也秦風小戎篇亂我心曲曲亦
當訓爲事

内則

如新受賜　如更受賜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灝案此一節文義自明惟如新受賜如更受賜二語似若隔斷語氣故讀者多致誤會如雲莊陳氏謂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敷衍成說而實未嘗玩索其義也今案記言婦或見賜於人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於舅姑或舅姑以所獻反賜之則辭辭不得命若又有賜之者則不復獻而皆藏以待乏耳古人行文簡括函蓄讀之斯不得

其解矣至若飲食之類有不可久留者固不必藏之此則不待言也

醓

膳膷臐膮醓牛炙醓牛胾醓牛膾羊炙羊胾醓豕炙醓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鴽鄭注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餕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醓醢衍字也正義曰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膷一牛臛也臐二羊臛也膮三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四物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醓五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醓七牛膾八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醓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

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食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鴽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熊安生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識無三牲之醢也灝案牛炙牛胾牛膾以牛肉爲醢羊炙羊胾以羊肉爲醢豕炙豕胾以豕肉爲醢正與下文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文同一例牛羊豕各自爲醢猶之稻黍粱各自爲糟也最上一醢字鄭以爲衍良是牛炙牛胾牛膾三者閒一醢豕炙豕胾閒一醢而羊之醢在羊炙羊胾之

次者葢第二例牛胾之次爲醢第三列羊炙之次若以醢居其間則上下兩列而二醢相重故置之羊胾之次取其相錯耳無他義也牛之膳三故醢有三羊豕之膳各二故醢各一也凡禮器屈曲陳之謂之綪說見儀禮八豆

雉十七　魚膾十六　羊炙九　牛膾八　膷一

兎十八　芥醬十五　羊胾十　醢七　臐二

鶉十九　豕胾十四　醢十一　牛胾六　膮三

鷃二十　醢十三　豕炙十四　醢五　牛炙四

湻熬　湻毋

湻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湻熬湻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湻毋鄭注湻沃也灝案許文湻

涗也澆沃也考工記㡛氏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淸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明日沃而盝之見盝與沃盝涗本一字沃異盝謂潰諸水中沃則以水澆之沃之以膏所以爲淳也而沃非淳也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其事亦同鄭皆訓淳爲沃疏矣

每物與牛若一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灝案每物與牛若一者羊麋鹿麕四物各爲一分與牛等分也下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謂牛羊豕三者各一分又稻米二肉一則稻爲二分而牛羊豕之肉合

為一分也前後相參文義自明

詩負之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顯案詩讀為持持猶承也詩譜序疏引詩緯合神霧曰詩者持也置於懷曰抱置於背曰負詩負之者蓋持而負之下文但言負者皆相承而省特牲饋食禮詩懷之則持而懷之也說見儀禮

玉藻

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曰東門南門皆為國門也天子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灝案鄭氏旣曰東門南門皆爲國門而又云聽朔於明堂門中其說自相違異國門非聽政之所此蓋明堂之外門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故鄭云還處路寢門終月其在路寢亦闔門之左扉故云反宿路寢亦如之餘詳周禮

去君之黨

待坐則必退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引卻也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灝案黨所也見釋名及公羊文十三年左氏哀五年傳注謂引而去君之所耳鄭訓親黨失之

縫齊倍要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正義曰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江氏慎修曰深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裳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說妄謂

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闊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衺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灝案孔沖遠以布六幅皆解爲十二幅令狹頭各六寸闊頭各尺二寸無論弦長於股多所參差且合而縫之上下皆爲圜曲之形豈復成衣平江氏謂衣裳皆正幅唯裳之兩旁斜裁別名爲衽其說是也但正幅既不取交解之用乃無端破之爲二而仍縫合之恐無此理且下齊一丈四尺四寸前後各七尺二寸失之過寬葢爲鄭注所拘未暇致詳耳吾友陳氏澧云深衣之制十有二幅當連衣裳數之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二幅

兩旁邪裁之幅各一合前後凡八幅是爲十有二幅甚爲確當唯云幅廣二尺二寸削而縫之每邊去二寸得一尺八寸邪裁之幅上銳下廣終幅亦一尺八寸合爲七尺二寸通前後爲丈四尺四寸則仍沿注疏之誤世豈有下齊七尺二寸之衣哉周尺七尺二寸當今尺四尺二寸八分弱且布幅每邊各去二寸未免過多今用士虞禮注以幅廣二尺爲度每邊摺疊及裁翦各去寸許餘一尺八寸衣中二幅袂二幅幅各廣一尺八寸得要廣三尺六寸與深衣三袪袪尺二寸其度正合也裳中二幅廣同唯兩旁邪裁之衽改以布一幅對破爲二又交解之令上銳下廣除摺疊及裁翦餘九寸合爲下齊五尺四寸周尺五尺四寸

當今尺三尺二寸強通前後一丈有八寸庶幾適中合度矣大抵說深衣者多不明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之義以爲下齊之闊倍於要故所言皆不合不知要二幅裳四幅即是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也由此觀之則通衣裳爲十二幅益明矣

長中繼揜尺

長中繼揜尺鄭注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瀕案康成以長中爲長衣中衣陸氏佃遂與喪服小記之練冠長衣聘禮之繡黼丹朱中衣以實之然長衣不聞與深衣同制若中衣更無連裳之理孔疏謂以布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則又

從未聞袂口有以布半幅續之者也細玩此何文義上承湪衣而言其下云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亦皆湪衣之度數則非別舉長衣中衣甚明所謂長中者蓋言身中之長下捹際裳一尺耳

纊爲繭緼爲袍襌爲絅帛爲褶

纊爲繭緼爲袍襌爲絅帛爲褶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絅謂有衣裳而無裹褶有表裹而無著瀨案繭說文作襺袍與襺相對爲文裝緜爲褚謂之袍則襺當是綴繭於衣之義蓋治繭之法抽絲爲織其次則擴繭以成緜故謂之纊卽俗所用絲緜亦曰緜兜者也（詳見蠶桑譜）綴緜兜於衣裏故

其字作襇左氏所謂挾纊正是此義挾持也緼猶藴也裝緜於中故謂之緼鄭氏分别新緜爲纊舊絮爲緼葢因論語言衣敝緼袍故云爾其實纊與緼非有新舊之分子路自衣敝者耳絅單衣襲於外者詩所謂衣錦尚絅是也說文曰禪衣不重也褶夾衣褶者習也習猶重也玉篇曰褶衣有表裏而無絮也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段氏玉裁曰須乃頒之誤故釋文音班崔靈恩作魚班知唐初固作頒須無音班之理魚頒謂魚頰骨說文頒一曰鬢也鬢者頰髮也引申之頰亦曰頒灝案段氏

謂須乃頒之誤是也訓爲頰骨則非也魚頰骨無飾竹之理鄭注訓文爲飾亦失之文竹猶文木文后須卽頒白之義魚須文竹蓋卽今之班竹俗名相妃竹者上多班點如魚頒然故名耳說文頁部頒大頭也一曰鬢也鬢乃𩓖之譌須部云𩓖須髮半白也𩓖卽頒白本字古與頒班通故崔本作魚班也

韠　韍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注曰此元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

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又下文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曰頸五寸亦上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瀕案據鄭注韠之正幅即下廣一段其廣二尺其長三尺上廣一段與帶相接其廣一尺頸五寸即高也天子直者正幅廣二尺長三尺爲長方也公侯前後方者長二尺與廣等爲正方也大夫前方後挫角者挫其上兩角也士前後正者並挫下兩角而成八角形也各邊皆等故謂之正

承上文前方後挫角而言耳說文市部曰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卽其證記以韠統言者士賤略之也又鄭注以此爲元端服之韠下文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是鄭意以爲韠韍異名同物說文亦曰市韠也字又作韍則許意亦同葢古重脣音韍與韠同也惟小雅采菽云赤芾在股似謂兩旁之衽掩裳際者詳見儀禮喪服與韠之形制尺寸有異然芾卽市字市象韠形無可疑者許鄭說似皆不誤闕之可耳

純組綬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瀨案古音甾才同部故緇或作紂純者紂之譌也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釋文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其誤與此同周禮大宗伯鄭注引此文紂字今本釋文亦誤爲純又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士昏禮純衣纁袡士喪禮爵弁服純衣各純字亦皆紂之誤緣屯與才篆文相似故傳寫多譌也說詳儀

明堂位

璧翣

明堂位言璧翣者二一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鄭注云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

簨之角上此屬於虡者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
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周禮六喪葬御僕持翣此屬
於旌旗者也案鄭注禮器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
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
持之而從則簨虡之璧翣非此制明矣若綏若綢練若
崇牙皆爲旌旗上飾則所謂璧翣者當亦飾於旌旗而
非別自一物若如鄭注以爲喪葬所用則自有以木爲
筐之翣此記何以與旌旗所飾連言之乎又畫繒爲翣
未審何物而戴璧於其上凡飾器非有所用卽取美觀
今簨虡之角飾以貴重之璧非惟無用亦未見美觀鄭
注殆非也璧翣之制疑以木爲之中有孔如璧以貫於

虞及旌旗之杠周垂以羽故名之璧翣而非眞以璧爲之也他經皆無旁證存此說俟知者正定之鄭注又謂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案禮器喪大記並無戴璧之文疑亦緣此記而誤喪大記所謂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似亦但銳其上如圭而非以圭爲飾也蓋喪制不用玉也

資或爲飲注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鄭注資取也資或爲飲灝案飲蓋佽之譌資佽音近相通漢書宣帝紀注如淳曰荆有茲非茲佽音相近與此同例

喪服小記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

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瀕案鄭畧去曾祖一代且如其說則無旁殺之義似非也以五爲九者自己身而上爲父祖曾高五也自己身而下爲子孫曾元亦五也合之則九所謂上殺下殺也以三爲五者自兄弟而上爲從父從祖三也自兄弟而下爲從子從孫亦三也合之爲五所謂旁殺也先言三五而後五九者順其數耳旁殺尚有族曾祖父母緦而不在三五之列者以族曾孫無報服不能成列故畧之

報葬者報虞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鄭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

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灝案如鄭說則經當直言有故而疾葬其義始明何得簡畧其文但謂之赴葬且又不言赴而假借報字為之未免迂曲古經傳亦無謂疾葬為赴葬者鄭說殆非也今案報與反同義說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報葬疑謂持喪歸葬者葬必有虞不待言而此云報虞者嫌喪自外歸不必反於家而虞故特著之耳

為慈母後者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鄭注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顧氏炎武曰父命妾曰女以為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

長之冑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此漢儒之誤吾未之敢信也灝案顧說是也然後字要當有辨爲之子卽爲之後耳非支子入繼大宗之後也自康成以傳重爲解其義始乖夫婦人安有所謂重者而傳之乎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其說亦誤喪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明言妾子之無母者矣豈有爲兩母皆服三年者乎鄭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謂服小功五月也祖庶母喪服無文比

而推之若父命爲之孫似當爲齊衰期不命則亦服小功五月而已

大傳

干祫及其高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灝案此高祖指遠祖而言非謂曾祖之父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是也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常祭已及其太祖而祫反止於曾祖之父無是理也孔沖遠未明斯義遂謂此大以庶爲大夫士非也

事謂祫祭省猶見也干求也大夫士不敢專輒故見於其君而求祫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云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是大夫有祫祭之明證孔疏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殷祭也蓋未明其禮其以高祖爲五世亦誤鄭注曰大事寇戎之事省善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似未然據王制大夫士皆有廟豈有祫祭於壇墠之禮乎

少儀

聽役於司徒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正義曰司徒主國之事

故國有大喪詔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灝案周官凡言大喪皆謂王喪公卿不得言大喪且其屬不得有司徒之官孔疏及隱義皆誤今案司謂有司徒謂徒役也凡司其事曰有司既夕禮有司請祖期是也左氏昭四年傳旦而皆召其徒杜注徒從者荀子王霸篇人徒有數楊注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

性之直者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鄭注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

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灝案孔疏釋性爲天性非也性之直謂卑者生成體直長於尊者故鄭云尊者短不敢以長臨之而有跪也性古讀與生同左氏昭八年傳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也又十九年傳民樂其性言民樂生其也淮南精神訓天下之所養性也言天下之所養生也高注性生也性讀爲生故生亦讀爲性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是也

不疑在躬

不疑在躬鄭注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灝案疑讀爲儗周禮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注疑之言儗也漢書食

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儗儗比也是也不疑在躬言人之衣服不得比儗己身也下文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是在躬以衣服言之

拚席

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釋文拚弗運反又作撲灦案拚本作糞字之誤也古者除歲曰糞因謂所除之歲爲糞說文云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方問切（隸變作糞）是糞棄除謂之糞也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左氏昭三年傳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即其義糞又作撲相承增偏旁今作拚者蓋篆文糞與棄二形相似而棄之古文作弃因誤認爲糞

之古文而省撰爲拵轉寫又誤爲拼耳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穎警枕也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王氏引之曰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爲枕屬正義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穎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釋文穎作頴玉篇廣韻竝曰頴篋也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文內則曰縣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連故或以爲警枕或以爲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於几下灝案王氏謂穎字當在枕下是也至鄭注訓穎

爲警枕自有所受之蓋當時實有是名非可徧壁虛造後人不識穎之名義故昧其旨耳今案大雅生民云實穎實栗毛傳穎垂穎也蓋禾成穟在褎中謂之穎其狀如蕚之含苞既熟則穎脫而出戰國策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卽此義穎指囊而言解者誤以穎爲鐵利之稱而以錐末爲穎如此則仍是末見非穎脫矣下文刀劒及授穎若以刀鐵爲穎其可通乎此穎之本義故其字从禾詳見說文箋引申爲凡秀發之稱又因其形屬類而長之則凡物之形狀相類者亦皆謂之穎故警枕以穎名蓋警枕爲圜形而殺其兩端如今之署鼓人熟寐則圜轉而覺故謂之警枕其形亦與禾穎相似也刀鐶形亦與禾穎相似故下文刀劒及授穎鄭注訓穎爲鐶說見後玉篇廣韻訓穎爲鐶亦展轉相引之義裕

篋即枕函也然訓穎爲篋不如鄭義爲優其从木作頴者即因篋櫝而別造此字耳

刀卻刃授穎

刀卻刃授穎鄭注穎鐶也瀕案古之刀鐶在柎下與刀連體即刀柄也其制以橢圜鐶或三枚或四枚交錯而合爲一三鐶者六棱四鐶者八棱中空有直徑與刀體相連形如橢圜毬與禾穎相似故謂之穎魏晉間人有以刀鐶築人者即是物也後人未見古刀鐶之制誤謂游鐶貫於柎下又不識穎字之義而以物之鐵利者爲穎故多所未達矣余昔據玉篇廣韻訓穎爲篋誤解卻刃授穎爲斂刃於櫝今正之餘見上文枕几穎杖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七

徐灝學

禮記四

學記

收其威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注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灝案廣雅曰收取也夏楚所以撲人故曰收其威猶言取其威耳鄭說非也

躐等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正義曰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

者枕行常有驕矜今惟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灝案侍坐於先生長幼有序若幼者有所質問則凌躐長者而前矣故聽而弗問也後儒謂所業未至而强爲之曰躐等卽此義之引申

博依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灝案上文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下文不學雜服不能安禮皆上下相應如以博依爲廣譬喻則語意不甚切鄭說殆非也依當讀如聲依永之依謂絃誦之音節耳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灝案大

德不官即易不可榮以祿之義大道不器所謂君子不器也大信不約朱子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是也大時不齊如日月躔離晦朔弦望歲月各異而自有一定之時也

樂記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史記樂書下句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小顏下易字弋豉反王氏念孫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灝案王說是也然上易字疑是衍文當作其移風俗易易讀如難易之易感人深移風俗易正相對戴記下二字誤倒史記上二字誤

倒漢書中易字衍戴記史記足以互證漢書因史記而成且孟堅多省文中易字必爲衍文無疑也

角觡生

角觡生鄭注無䚡曰觡瀕案角觡生非無䚡之謂也說文云䚡角中骨也孔疏云䚡謂角外皮滑澤者誤如鄭說則角觡生者謂角中無骨生豈成文理乎今案封禪文云犧雙觡共柢之獸郭氏山海經傳云麋鹿角曰觡謂角有歧也故玉篇云有枝曰觡無枝曰角角觡生蓋言角生歧耳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裹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

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正義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舞者訊疾奏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糠令書傳無著糠之文周禮笙師職云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以羊韋鞔之灝案拊以節樂謂之相者視其進止以為之節也雅即舂牘之類亦節樂器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相對為文訊猶治也有以節之斯亂者以整疾者以舒矣雅與舂牘為類而與相同為節樂之器故舂之送杵聲亦謂之相說見檀弓鄭謂相以糠得名未知其審孔疏訓亂為治非也

致右憲左

武坐致右憲左鄭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正義曰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灝案史記樂書正義曰軒起也是張守節所見史記本作軒今本史記作憲者後人據樂記改之也軒致即軒輊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通俗文後重曰軒前重曰輊即其義也

禮有報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注報讀爲褒褒猶進也又祭義亦有此文鄭云報皆當爲褒聲之誤灝案記文報字凡三見祭義亦然則非誤字明矣報讀爲褒訓爲進非

也今案廣雅曰報復也穆天子傳報哭于大次郭注報猶反也禮有報而樂有反文義正相對經傳皆言報本反始亦報與反相對爲文也復命謂之反命亦曰報命亦其例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灝案此所謂族長乃鄉閭之名周禮大司徒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也

雜記下

從政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鄭注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灝案經文但云從政不言從為政者教令鄭說恐未然也政疑當讀為征從征即力役之事周禮小宰一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間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杜子春讀政為征荀子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楊注政或讀為征並與此同例

父小功之末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惟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王氏引之曰卒哭在第三月小功
之末則在第五月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
妻於父之小功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
婦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
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
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揆之於
理殆不可通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
而誤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已之大功也言已於父之
大功至服將盡之第九月乃可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
爲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

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己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當讀唯言以己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灝案王說非也此大功小功皆就一人而言疏云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並可以取婦增一父字對其子而言下文己字卽對其父而言也言其父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婦其子雖亦服小功旣卒哭卽可以冠取妻蓋父服小功子有服緦者嫌緦可冠取妻而小功或否故特著之言不但父服小功

已服緦者可以冠取妻也已雖小功旣卒哭斯可矣王氏誤會記文謂已服小功旣卒哭卽可冠取妻而當父服小功者反不可故以爲輕重倒置耳至所謂末者定在何時經無明文然大功之末恐非第九月小功之末亦非第五月何以明之蓋至葬則距除服之期皆不遠矣如欲舉行吉事儘可俟除服爲之何古人迫不及待乃爾恐非禮志也疏云此文云旣卒哭明上文末者並卒哭後葬也如以末爲服盡之月則子之小功旣卒哭其父大功猶未至於末也乃父不可以取婦而其子顧可以取妻不顯相違戾乎由此觀之則末非謂服盡之時明矣又下文云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承已雖小

功而言下殤之小功既不可則長殤中殤之大功不待言矣

世柳

世柳鄭注魯繆公時賢人也挍勘記云閩監毛本世作泄衛氏集說同瀕案廣韻泄有餘制切之音與世聲近相通

衆寡均而倍焉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鄭注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正義曰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瀕案如注

疏說記當云衆寡均而他人之功倍焉其義乃明今但言倍不言功則非彼此比較之義衆寡均亦非役事人數之謂也倍當讀如倍畔之倍古與背通釋名背倍也在後稱也漢書賈誼傳下無倍畔之心顏注倍讀曰背謂百姓違己也此承上文而言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若地與民衆寡均等而百姓倍畔亦恥之也大戴記王言篇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與此義略同

喪大記

皆左衽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鄭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

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灝案人之生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何至於死而反其道用夷服左衽皺恐非禮也今案上文凡陳衣者及此卽士喪禮所謂陳襲事也陳衣故有祭服不倒左衽不紐之儀祭服不倒謂不可倒置之皆左衽結絞不紐謂覆其衽鄉左結絞而不紐而非制爲左衽之衣也注疏之誤由未辨其爲陳衣之儀耳

錦冒黼殺　元冒黼殺　緇冒赬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鄭注冒者旣襲所

以韜尸重形也灝案士喪禮曰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卽此所謂緇冒赬殺也綿冒元冒並同禮經但言掩足鄭云韜尸非是葢自足而上長與手齊而殺其下三尺綴旁三五若七者著組繫以爲固也餘詳士喪禮

祭義

麗于碑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鄭注麗猶繫也孔疏曰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紖貫碑中君從此待之灝案鄭注士昏禮云當碑揖賈疏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孔賈皆以爲碑在庭中本鄭義也然於事殊有未合竊謂鄉射大射皆在兩楹之中而張矦

其南則中庭非樹碑之所固已顯然劉勰文心雕龍云宗廟有碑樹之兩楹其說當有所本王伯厚玉海說同但未必居楹楹在階上當楹耳今考之禮經則兩碑所在本有明文而學者因循不察遂致沿譌千載聘禮歸饔餼于賓介曰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此西階之碑也又饌于東方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此東階之碑也又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而不言碑則中庭無碑可知唯碑在階上當楹故君使卿還玉于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又曰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也兩階各樹一碑者蓋

一以麗牲一以測景君升自阼階牽牲而麗于碑則麗牲在東而測景在西亦明矣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灝案鄭以歲單爲三月月盡之後是也然蠶事畢不可謂之歲事畢王氏引之謂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可謂之歲似矣而於歲單之義仍有未明今案單當讀爲禪謂四時相禪代也春盡則禪於夏故曰歲既單矣單亶禪嬗四字古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秦楚之際

月表號令三嬗索隱曰嬗古禪字是也顏氏家訓書證曰單字自有善音廣韻禪禮單嬗並時戰切禮卽禪之異文也

祭統

執鐙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瀕案古之豆登未有施跗足者卽有足亦當通體名之曰鐙不得但名其足爲鐙也記言執鐙疑卽豆登之鐙傳寫異文豆執校登亦執校不言者承上文而省耳

仲尼燕居

所以仁鬼神也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鄭注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灝案人能盡爲人之道謂之仁故仁字从人而二之說見說文箋仁鬼神者盡敬鬼神之道也仁昭穆者盡事昭穆之孝也仁死喪者盡哀死喪之禮也仁鄉黨者盡和鄉黨之義也仁賓客者盡待賓客之奉也故曰仁猶存也

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鄭注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灝案祖訓爲始義尚未確竊謂祖者衆之宗也洽翕也言無以使衆翕然宗之云爾

中庸

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灝案相人偶之義古無其說故孔賈皆不能詳（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亦然康成必有所受之蓋仁字从人从二與夻字从大从二文同一例（夻太隸省作太）二者重之也大上加大故曰太上上人盡人道斯謂

之仁古人重文作多連點識之或作匕故牝字麀字亦同例牝母牛麀母鹿匕在其下小牛小鹿也許說文箋仁从二人故其引申之義爲相人偶與人相偶而致敬親親之道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顧衆來讀爲釐來釐古聲近相通少牢饋食禮注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詒我釐麰釐治也見堯典傳理也見周頌鄭箋周語韋注謂治理百工下文日省月試即其事也堯典允釐百工與此同義鄭朱皆未釋來字故補之

雖善無徵　雖善不尊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灝案注文不尊君君字誤衍孔沖遠云不尊敬於君非是豈有臣不尊君而得謂之善者乎鄭云善無明徵善而不尊皆述經文其無君字明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　唯天下至誠爲能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舊讀皆以聖字斷句灝謂當以爲能斷句此承上文而言言如此者唯天下至聖爲能也下文聰明叡知云云復申言聖德也又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

天唯天下至誠爲能文同一例言如此若唯天下至誠爲能也下文經綸天下之大經云云亦申言之也

緇衣

子言之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灝案此緇衣首章當在表記之末誤置於此表記通篇多云子言之與此同例一也表記末云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此云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文勢相接二也下文云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乃此首章故以緇衣名篇三也上文鄭注云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此注云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

例可以措體例相同句法亦相似則鄭所見本此章必連上文

德易狎而難親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鄭注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托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灝案鄭以德爲道德非也上文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此下即分承上三事而言德謂水德德循性也莊子天地篇物得以生謂之德言其性易狎而難親也陳澔集說曰水爲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

較鄭義爲長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王氏念孫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褹袂也古無褹字借敝爲之或曰敝古通作蔽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韍之言蔽也釋其命名之義非謂韍一名蔽也灝案或說敝古通作蔽是也文選引廣注敝隱蔽也正讀爲蔽考工記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其云蔽膝則非也衣所以蔽體故曰苟有衣必見其蔽與軾字皆言

其物之用王氏以實義求之故不得其說耳

奔喪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顯案此同居有伯叔兄弟之等故有親同不同之分如期功之喪服同則長者主之若或期或功則親者主之也

服問

三年喪既練有期之喪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濂

案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絰除矣有期之喪帶其故葛帶要絰七寸也絰期之絰謂首絰也期之首絰七寸與斬服要絰同喪服傳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是也服其功衰者蓋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則衰七升與大功之服同也（詳見儀禮以其冠爲受）若既練而有大功之喪則絰大功之首絰五寸而服小功之衰蓋大功衰七升若八升冠皆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則衰十升與小功之服同也記不言要絰然三年既練要絰未除則亦仍帶故葛帶也曰大功亦如之者如期之差也至小功之喪則弗爲之變矣記於三年以練言有期以既葬言者蓋小詳受衰七升與齊衰既葬同故舉其同者以爲例

而其餘可知若在未練未葬之先則固皆齊衰矣

深衣

續衽鉤邊

續衽鉤邊鄭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曰衽爲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在旁者是也凡深衣之裳十二幅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一身之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灝案孔疏謂裳十二幅前後左右皆有衽殊誤鄭注以鉤邊爲曲裾亦未確曲裾以半幅附綴衣之兩旁由前掩後近腋

下鉤曲向後此朝服之制非燕居所用也近儒江氏永曰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其說尤不成制度蔡氏淵述朱子之言謂續衽鉤邊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最為通論唯云無前後幅之縫語欠分明蓋兩旁邪裁之衽續於裳之前後正幅而鉤縫其邊即謂之續衽鉤邊耳餘詳玉藻縫齊倍要

投壺

枉矢哨壺

其有枉矢哨壺鄭注枉哨不正貌灝案枉謂矢不直哨言壺小不足容鄭未分晰說文云哨不容也繫傳曰投

壺禮枉矢哨壺謙言壺小不足容也

儒行

不程勇者　不程其力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呂氏大臨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灝案不程勇者謂不與勇者較量也不程其力亦謂不自任其力彼手搏猛獸舉鼎絕脈非儒者之事也論語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呂氏所言非經意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孔疏曰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宦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灝案厭非厭賤之謂此言儒者學問相長道義相勖亦非謂仕宦也厭讀如厭翟之厭謂相迫壓也荀子彊國篇如牆厭之楊注厭讀爲壓義與此同

大學

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此解極精又而云窮至事物之理則言之過深竊謂格物與執事敬義相近事物當前不敢輕心掉之而必至乎其間所謂格也事事必至則知至而意誠推之至於治國平天下莫不由是也故

格物者始於一事一物而極於天下非謂於事物一一格之窮極其理而后致知而后誠意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序若有先後而皆無止境亦非謂致知之後即不復格物也至於平天下尤必事事格之矣

此謂知本

黄氏日抄曰董氏槐謂大學本無闕文特錯簡釐正未盡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王魯齋大學沿革論載車氏淸臣之說與董同但以此謂知本二句重疊而以一句移綴於前尙有未安故方孝孺題鄭濟仲大學篆書正文刪去此謂知本一句從程子之說也灝謂八條目弟四釋本末所云此謂知本正對知止及物有本末二節而言安得謂至善之下卽繼以明德此皆好爲紛更非但此謂知本不必移綴於前卽所重一句亦非衍文葢上文泛論事物之本末先後而其所以謂之知本者猶未明言至聽訟而能使民無訟斯乃謂之知本矣

上句此謂知本承上聽訟而言下句此謂知本則重言以申明之言此知本之說即致知之義耳

昏義

問名

是以昏禮問名納采正義曰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瀨案昏禮問名曰敢請女爲誰氏賈疏因鄭云不必其主人之女故釋氏爲姓氏已是乖異此更問其母之姓名尤爲紕繆總由泥於氏謂姓氏故爾不知氏者男女之通稱亦伯仲之通稱如云舅氏伯氏母氏師氏之類是也問名者問女之伯仲次第耳故曰敢請女爲誰氏大雅大明云摯

仲氏任毛傳曰摯國任姓之中女是其義也

聘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鄭注曰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正義曰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灝案凡賓主

之禮有揖則有讓如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每一揖則一讓也（說見士冠禮）未有無端言三讓者故孔沖遠疑之三讓而後傳命禮經無文孔云讓當言辭是也至謂三讓而後入廟門爲禮文不備則未然聘禮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廟門外之大門即三讓而後入廟門之時也每門每曲揖每一揖必有一讓禮經以揖賅讓記但言三讓則以讓賅揖也

喪服四制

婦人童子不杖

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呂氏大臨曰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

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灝案正義曰婦人童子所以不杖謂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此卽呂氏所引先儒之說然而非也幼專指童子言豈謂婦人乎然則所謂婦人童子不杖者何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大夫之喪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婦人

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然則婦人雖杖而有去杖之時且既不以杖卽位則與無杖同所以然者正爲其不能病也又庶子皆杖不以卽位而童子無文若當室則雖童子亦杖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此與童子當室則杖同意然則婦人童子之杖蓋寡而不杖者其常也故喪服傳曰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此記權制有八正義曰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此皆申述記文然以應

杖而杖不應杖而杖合爲一端非也愚謂婦人童子不能病而不杖一也應杖者扶而起二也不應杖者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謂庶人强力者雖病不杖也面垢病容也秃者不髽五也謂婦人秃者不紒男子秃者不括髮也鄭以髽專屬之婦人謂髽或爲免非也椎結者渾言之皆曰髽耳傴者不袒病不能袒也六也跛者不踊病不能踊也七也老病不止酒肉懼滅性也八也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八

徐灝學

左傳一

隱公

正朔攷

春王正月之義先儒各有異同或謂改月不改時或謂時月竝改杜元凱云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見隱元年傳注是以為時月竝改也後漢書陳寵傳曰十一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此漢儒相傳舊說本無歧趣近毛氏奇齡引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以正月而遇冬至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以夏月而觀春社以爲改月改時之明證更不煩言而解矣胡氏安國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則是改月不改時夫周以建子爲正正月周之春也胡氏安得以夏時之春冠之若如所言必書之曰冬正月然後爲夏時冠周月耳此不可不辨者也正月王朔之所在故繫於王月既定而春隨之故春不必繫於王也春者時之首也月依乎時故先言春而後言王正月矣然攷詩書傳記之文凡稱時以記事多用夏時如豳風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周頌云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金縢云秋大熟未穫論語云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孟子云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之類是也此非徒用夏時也抑亦兼用夏之紀月如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豳風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是也春秋純乎周正者也而左氏僖五年傳晉侯圍上陽卜偃以爲九月十月之交克之仍稱夏月周禮時王之制也然唯正月之吉縣灋于象魏爲周正餘事皆用夏時而凌人斬冰則要明言歲十有二月是雖改正朔而仍用夏時此學者所以疑不能明也蔡仲默注伊訓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卽以此也竊謂古者三正迭用夏時爲尚民間習之已久不可廢也桓五年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僖五年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此皆有一定之候如

或乖舛則人事皆錯迕矣先王知此故歷代雖改正朔而仍兼用之蓋四時出於月建月建依乎斗杓不可易也是故時月竝改者春秋之事也兼用夏時者當時所行也子丑爲正必不能與夏時合故周書往往書其月而不及時如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皆然朱子謂古史記事例只如此是也其所以不書時者以紀月不相應故也至孔子脩春秋則不得不時月竝書蓋舊史以月繫時而名之曰春秋孔子亦但仍其舊貫而已建子之月爲正不可謂之冬正月也則不得不以春書之者勢也而非以夏時冠之也或曰然則旣改正朔仍用夏時何如勿改乎曰古之王者易姓受命皆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所以易民之視聽也逸周書周月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亳乂順天革命改正朔變
服殊號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
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
自夏焉是也蓋唯元日朝會縣灋象魏於正朔行之餘
事皆用夏正至於布在方策則仍以正朔所紀之月號
書之焉耳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
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厤改年爲孟夏四月改太和厤
曰景初厤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
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
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厤數之序此亦改
正朔而兼用夏時之一證蓋秦漢相沿故事皆如是矣
又案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以
厤法推之得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
辰時日食實周正也蓋日食頒行天下亦布在方策之

事仍以正朔紀之故春秋因而書之不得因此一詩而疑他詩之言夏時者也以此知當時須厤亦必書周正而分注夏時

附辨胡傳

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朱子語類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年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

春正月某僾不敢信瀕案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非也而未嘗謂周月爲孔子所改也朱子因有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之語遂致誤會不知胡氏之意乃以夏時冠周月爲欲行夏時而言也昭十七年傳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所言尚在孔子之前則周之紀月非孔子所改明矣

秦漢歲首辨附

嬴秦氏繼周而有天下改正朔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漢初因之凡史記漢書先書冬十月者皆建亥之月繼書春正月則建寅之月也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厤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

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近儒王氏引之曰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爲歲首商以丑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皆謂之正月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秝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唯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稱正月者其所

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秦及漢初皆用顓頊厤建寅之月顓頊厤之正月也合攷諸書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王氏之論如此又引經子史漢之文用夏正者凡十七事以證之可謂辯矣余竊以爲猶未能深思其故也王氏謂亥爲十月寅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信如所言則秦人直用夏正矣安所謂亥爲歲首乎周人以亥爲十二月子爲正月秦繼周而王又安得有建亥之十月建寅之正月而承用之乎然則爲史家追改亦明矣秦以亥爲歲首卽以亥爲正月自後人言之則曰秦以十

月爲歲首云爾夫正者正也長也正朔之所在而爲十二月之首故謂之正正月豈有舍正朔而以他月爲正者乎漢書賈山傳曰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顏師古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此改月之明徵王氏謂因脩先王之道故稱夏歲二月亦無聊之言耳漢書天文志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律推之從歲星也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劉攽云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北史

高允傳已有是說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足爲秦人改月之證矣毛氏奇齡經問曰秦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其勒石之罘文有云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以秦二月中春爲夏十一月冬至一陽初升之候謂之方起而三十一年改十二月爲嘉平因是年九月聞神仙茅君之謠有如欲效之臘嘉平語遂改是名則分明改九月爲十二月矣二說互相參證秦漢改正朔卽改月號益無可疑而史記漢書以亥爲十月寅爲正月者爲大初正厤以後所追改亦明矣王氏謂子長孟堅何敢擅改安知非太初時奉詔改定而子長孟堅相承書之者乎至秦及漢

初雖用顓頊厤而自大初始以正月爲歲首謂之正厤則前此不以顓頊厤建寅之月爲正可知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三年皆先書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又次端月秦人諱政故正月謂之端當時秦史本以端月書於歲首後人改爲十月而後之正月猶稱端者仍其舊文耳若以其避秦諱而疑非後人追改則固矣此亦足以惑後學者故附及之然則秦漢既改正朔改月號而馬班所錄詔書以及諸家記事之文多以夏正紀月何也蓋古者三正迭用夏時爲尙故雖改正朔而仍兼用之自古已然無足異者詩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豳風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皆用夏時唯子月爲周正不可謂之十一月而寅月又不可謂之正月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別之知周之改正朔而仍用夏時則

知秦漢亦猶是矣(詳川新役止)呂覽月令仿夏小正爲之而不以數紀月但書孟仲季之號爲其與正朔異也正朔建亥而題曰仲冬則時序固自若也王氏所引經子史僅十七事皆不改時之證至於改正朔不改月號實無明徵其云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秦漢之亥月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則岐路之中要有岐焉蓋王氏不信史家追改之說故謂亥爲十月寅爲正月乃當時本稱而無以解於春秋之改時月也於是商周秦漢區以別之耳

卜筮之繇

或問春秋時卜筮之繇毛西河謂或散或韻皆臨時撰

造非有成文其然乎曰否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曰頌謂繇也據此則古有卜辭著爲成書命之曰頌皆韻語也左氏僖四年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襄十年傳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卽卜兆之頌也孔穎達謂大卜三兆各有繇辭卽此之類其說得之且左氏所載繇辭實指之曰其繇則爲引用成語而非卜人所撰亦明矣又經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此言三易各有六十四卦之繇如三兆各有千二百之頌也左氏占筮之繇有見於今易者引周易也其不見於今易或本於連山歸藏然亦別有繇辭與卜兆之頌同例何以明之僖十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其繇有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云云案震之離者謂歸妹上震變為睽上離也亦離之震者睽上六變復為歸妹也易窮則變變則通故上爻初爻必變詳見序卦說此筮歸妹得上六變為睽而睽之上六亦適當變例故復為歸妹他卦不爾又云為雷為火皆兼兩卦而言昭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曰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亦兼兩卦而言此正如焦氏易林每卦皆

兼有變卦六十四而各爲筮辭不然易爻豈有兼兩卦爲說者乎且此二傳所筮皆周易也而其辭周易無之然則別有繇辭著爲成書與卜頌事同一例明矣其他論斷之語不用韻者乃卜筮者之說耳延壽之書蓋仿古繇而作與周禮左氏參觀則卜筮之法大略可知毛氏讀周禮未審而謂繇辭爲筮人所擬且譏易林如神祠籤經過矣

隱公

既葬衰麻除　既葬免喪

元年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灝案昭十年傳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

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是既葬不除衰之明證杜於彼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益自知前說之妄而以未卒哭解之也又僖三十三年傳卒哭而祔注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也案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三年之喪未畢也是既葬免喪之說亦非也元凱習見漢魏以來既葬即吉故事謂古天子諸侯無行三年喪者故其說一往皆謬如此

公矢魚于棠

五年經公矢魚于棠杜注曰書陳魚以示非禮也灝案

元凱因傳有陳魚而觀之文爾雅亦有矢陳也之訓遂釋矢爲陳竊謂陳魚而觀但言陳魚則文義未明杜說迨非也今案矢魚射魚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淮南時則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事也傳曰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射字正對矢魚而言是其明證傳言觀魚而經書矢魚者公命人捕魚而因自射之春秋記公行事以公爲重也

將萬焉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正義曰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爲一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灝案邶風簡兮篇首章云方將萬舞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羽舞即萬舞矣況左氏既合萬羽爲一安得講左氏而用公羊說乎何劭公以干舞爲武羽舞爲文亦非是皋陶謨曰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干舞亦文舞傳曰干楯羽舞也皆舞者所執脩闊文敎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是也豈得以干爲武乎若劉光伯說則九爲牽混旣曰當此時萬羽俱作是萬舞有羽矣而又曰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何其謬歟此緣始用六佾故春秋譏而書之孔沖遠謂往前用八今乃用六是也而說者乃妄爭干羽强辯文武抑末矣又每佾人數服虔以諸侯用六爲六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其說最確杜用何休說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亦誤是說沿譌千載毛氏奇齡已辨之

從自及也

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王氏伯申疑從字爲徒之譌灝案釋詁曰由從自也從與由同義謂長惡不悛由於自取之耳

不能其億

十一年傳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杜注其給億安也王氏念孫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義則文不相屬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灝案王說非也不能其億與下文餬其口於四方語氣相接自當訓爲其給但杜以

儥爲安訓釋參差致啟王氏駁難今案其謂供奉也給足也儥亦足也周語事之供給韋注給足也儥本作𧷏說文𧷏滿也卽儥爲字滿與足同義其儥卽供給耳

桓公

公卽位

元年經公卽位挍勘記曰惠棟云鄭眾曰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云古位立同字棟案鄭注周禮小宗伯之職云故書位作立灝案古音位與涖近故涖莅蒞从位聲立之聲轉如涖故位通作立

人盡夫也

十五年傳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

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杜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段氏玉裁曰人即禽獸其心未有肎云人盡夫者此乃開成石經一誤而莫之正唐律疏義音義兩引皆作天字攷杜注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知傳文作人盡天也祭仲之妻之意謂人盡天之所覆也婦人未有不天父天夫者但父為生我之天至親者一人而已夫則為所適之天其親不比生我者也此蓋祭妻知雍糾有變故以父重於夫誘其女正以成已重夫之志以保全祭仲也喪服傳曰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然則既嫁則夫重可知祭妻知之而不可以告其女也灝案觀杜注則

傳文自作天字解但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二句語氣相呼應卽如杜說人盡天也而又云父一而已則言外仍謂夫非一也葢女子在室許嫁誰氏則爲誰氏之妻故曰人盡夫也言人皆可以爲夫云爾豈謂盡人而爲夫乎勿以辭害義可也林氏堯叟云言凡人皆可嫁以爲夫生我者一父而已夫之親安可與父爲比其說較杜注爲優段氏拘據之見耳其論婦人旣嫁實以夫爲重則是也

莊公

齊人來歸衛寶

六年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左氏[illegible]

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正義曰案說文俘從人保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瀏案杜氏旣以寶字爲是疑經爲誤而又曰俘囚也者釋俘之字義訓囚與寶異義非不敢正決而亦且從之也孔氏殊誤會其引說文以訂譌繆亦不知所擇此正因俘譌作保而改爲寶耳說文爪部孚古文作𤓽人部保古文作保𠈃二形相亂予謂保之古文本作俘蓋子之古文作𢀈从巛象髮故保亦从之傳寫譌從爪頭作保遂不可識別矣此條左氏經傳皆是俘字後人據

公穀以改左傳耳若左氏所據策書是寶字而經作俘必當有所論說今直書其事略不置辭則傳亦本是俘字後人改之無疑也公穀作寶恐亦傳寫之譌蓋其始誤寫公穀因而併改左傳耳又案毛氏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曰爾雅俘取也注云如書俘厥寶玉是四人曰俘取寶玉亦曰俘簡書專言俘與策書專言寶俱可通其說似是而非取寶玉雖亦可謂之俘而但言俘者則必是俘囚也

必以情

十年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杜注曰必盡己情察審也正義曰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灝案孔沖遠似誤讀杜注爲一句注言必盡己情情者誠也謂必以誠也若云以情審察則與雖不能察辭意相戾矣曹劌曰忠之屬也忠正對誠言繫辭傳曰設卦以盡情僞

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言誠僞也正義曰情謂情實僞謂虛僞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謂言不由衷非出於誠者也論語子路篇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與信相應言民莫敢不以誠也公羊宣十五年傳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韓詩外傳曰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情皆訓爲誠

宋大水

十一年經秋宋大水杜注曰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棠所謂及我者言宋來告難也左氏隱元年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一年傳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宋不告命故不

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春秋之通例　漢書五行志上曰董仲舒以爲時魯宋二國俱水此董子之偶誤何劭公曰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說尤乖異春秋魯大水經屢書之若與宋皆水豈有因其文煩而詭例書之之理且書外何以見內乎此穿鑿之甚矣

有蜮

十八年秋有蜮杜注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困學紀聞云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蟚或攺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蟘音特灝案短狐含沙射人郎有其事亦未至於成災無緣見於簡書疑作蟘爲是說文蟘蟲食

苗葉者詩曰去其螟螣臣鉉等曰今俗作蟘蟘當是蟚弋聲

蟘或書作貣因譌爲蟦耳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蜮

高注蜮或作螣螣即蟘字此蟘譌爲蜮之證其誤與春

秋同高云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蓋不知其誤而爲之辭然公羊穀梁並作螽

則誤已久矣公羊祇云秋有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則云秋有螽一有一亾曰有蜮射人者也穀梁尤誤然一有一亾正蜮螣忽生忽滅之義若短狐則無所謂有無矣蜮射人者也五字或後人妄增亦未可知楊疏云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亾魯國無是也夫南越所生何與中國無涉況魯國既無之何爲而書邪

梁五　東關嬖五　東陽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

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親聽外事類案杜以五爲名非是成十七年傳夷陽五亦晉侯之外嬖豈嬖人盡名五乎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梁五東關嬖五夷陽五蓋皆寺人在五人之列者故謂之五矣梁東關皆姓而佚其名（王氏引之曰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夷陽五或夷姓陽名（廣韻曰夷亦姓）或以夷陽爲氏未可知也

閔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二年傳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杜注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校勘記曰惠棟云說文引作牻椋云牻白黑雜毛牛椋牻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

爲牻沈形云案廣韻牻牻牛駁色蓋說文脫駁色二字牻牻謂牻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牻獨無乎上文偏衣卽牻服蓋分織牻牛白黑毛爲之下所謂奇無常也灝案說文訓牻爲白黑雜毛牛則牻下云牻牛也其義已足廣韻牻牻分部若牻下但云牻牛則字義未明故加駁色二字耳沈以爲說文脫字非也牻牻古祇作尨涼相承增偏旁冬殺者言獸毛至冬脫落殺當讀去聲衣裘無冬殺之事特藉獸毛言之耳玦之言決絕故曰金寒玦離也

僖公

釁必鍾焉　鍾必保焉

五年傳士蔿曰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杜注讎猶對也保而守之朱氏彬曰讎售也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封禪書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杜注讎猶對也非傳之本旨澂案讎訓爲對乃其本義引申爲讎敵之稱凡貿易價與物相當謂之讎（俗作售）亦相對義也讎之言酬也如其願以相償也上句讎字當如鄭德訓爲相應下句讎字則寇讎之義也保猶守也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正義曰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曰好口輔也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衛風碩人篇正義引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王氏念孫曰釋名牙車或謂之輔車則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於爾輻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下乃云先

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服杜二家何不攷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灝案元凱說不誤服說亦混不如杜注分明王氏爲呂覽所誤耳輔車相依脣亾齒寒文義上下相應所謂輔車者當指頰輔牙車而言若詩所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自是別爲一物而此非其義也何以言之夫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乃維持之義非相依之義謂車依輔已不甚確若云輔依車更非事實矣左氏引諺既以脣齒爲喻不應遠舉車上之物致使語意不倫然則輔車與脣齒連類而及明矣輔本作酺說文云酺頰也是也今作輔者假借字耳酺車與脣齒對文則輔是頰輔車爲牙車散言則牙車亦謂

之輔車故釋名云輔車或曰牙車也呂覽以車之有輔與脣竭齒寒分而言之其承用左氏之文而自具別裁不得援彼證此必欲强左氏以合於呂覽斯惑矣說文車部輔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从車甫聲人頰車也王氏筠謂許引春秋傳以爲从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其說亦非辨見說文蔞

天威不違顏咫尺

九年傳天威不違顏咫尺杜注曰言天鑒察不遠威嚴當在顏面之前竊案說文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眉目之間面之適中之處顏前即面前也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在面前咫尺也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略曰天威在顏